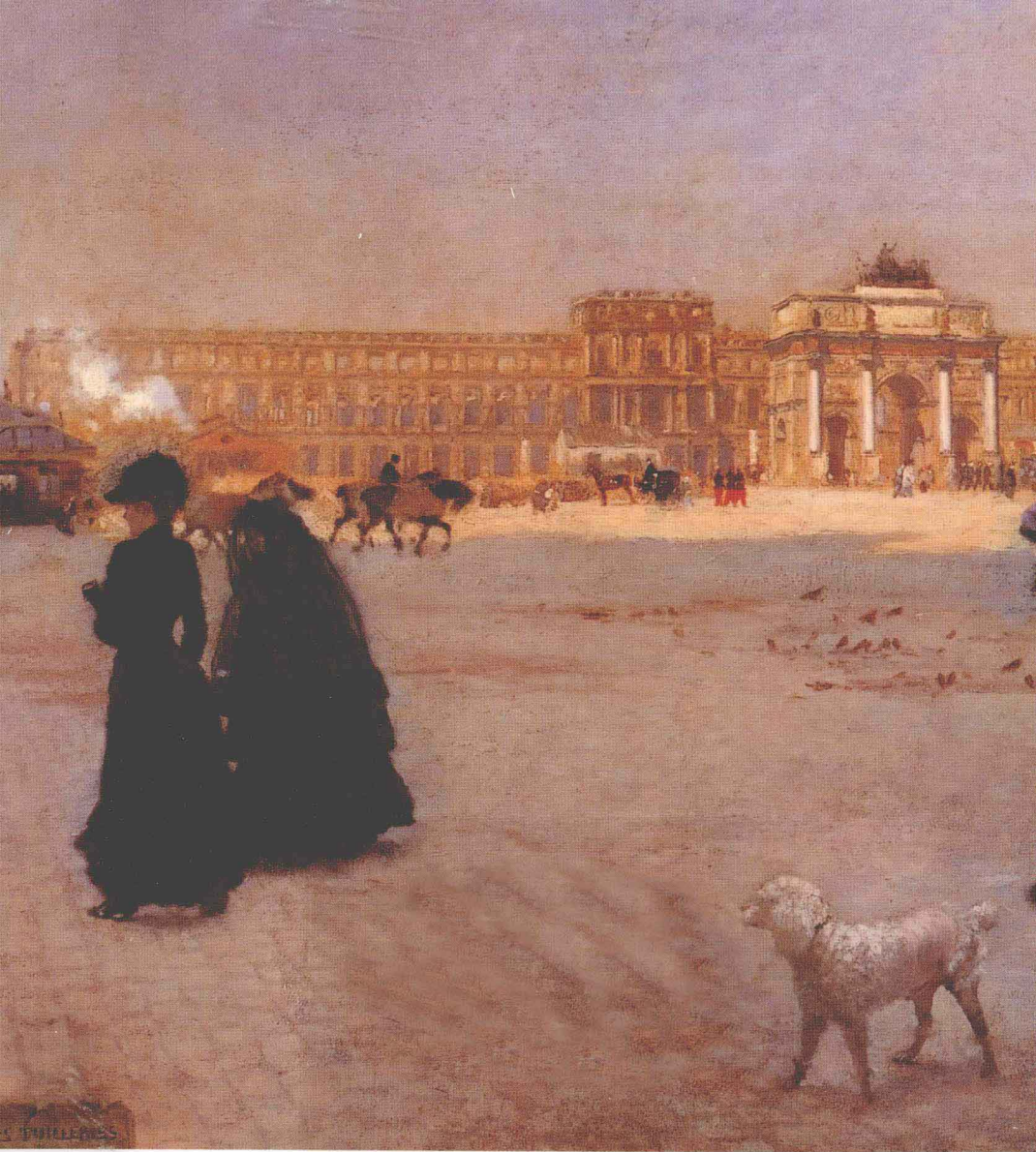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SHUYI

鼠疫

(法)加缪 著 海忠恒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

SHUYI

鼠疫

(法)加缪 著 海忠恒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鼠疫 /（法）加缪（Camus,A.）著；海忠恒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405-6
I. ①鼠… II. ①加… ②海…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1374号

鼠疫

（法）加缪 著；海忠恒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95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405-6
定 价：13.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1
2.....	3
3.....	13
4.....	17
5.....	21
6.....	23
7.....	27
8.....	29
9.....	36
10.....	42
11.....	50
12.....	55

13.....	58
14.....	61
15.....	67
16.....	73
17.....	77
18.....	93
19.....	103
20.....	110
21.....	116
22.....	122
23.....	131
24.....	136
25.....	145
26.....	150
27.....	154
28.....	158
29.....	166
30.....	171

用另外一种禁锢的生活来描写某一种禁锢的生活，用虚拟的故事来陈述真实的故事，二者均可取。

——丹尼尔·笛福

1

这个故事的题材来自四十年代的一年在奥兰城上演的一些罕见的故事。以一般的眼光来看，这些不那么寻常的故事发生得很不是地方。乍一看起来，奥兰不过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罢了。

城市本身十分丑陋，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它的表面很平静，但要看出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许多商业城市，那就必须花上一些时间才可以。怎样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没有鸽子，又没有树木，更没有花园的城市？怎样能使人想象在那儿，既看不见飞鸟展翅，又听不见树叶的沙沙声，反正这是一个毫无特色的地方？在这个城市中，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得出季节的变化。只有清新的空气，小商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才带来春天的讯息，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销售的。夏天，烈日炙烤着过分干燥的房屋，让墙壁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人们若是不放下百叶窗就没办法过日子。但是到了秋天，却是大雨滂沱，下得满城都是浆泥。直到冬天到来，才会出现晴朗的天气。

要懂得一个城市，比较便捷的途径就是打听那里的人们如何干活，如何相爱，又如何死去。在我们这个小城市中不知道是否由于气候的原因，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一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儿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让自己习惯成自然。那儿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仅仅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非常感兴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常见的生活乐趣和享受，比如：喜欢女人，喜欢看电影和到海边去沐浴。但是他们非常

有分寸，把这些娱乐安排在周六晚上或周日，其他日子里则想法多赚些钱。下午下班后，他们定时在咖啡馆相聚，在同一条林荫大路上散步或者待在阳台上。年轻人喜爱寻找一些短暂而强烈的刺激，至于那些年纪相对大的人的嗜好，则不外乎去滚球俱乐部，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聚会，或者上俱乐部去狂赌，碰碰运气。

有人一定要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独有的现象，我们的同时代人都是这样这样生活的。不错，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看见人们从早到晚的工作，然后却把业余生活的多数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这种情况，看来是很自然的事。但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们却经常地在考虑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虽然一般说来，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化，可是能有这种考虑总比没有强。而奥兰却恰恰相反，它好像是一座十足的现代城市，也就是说，那儿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虑其他事情的。因此，没有必要明确地描绘我们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法。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不是短暂地纵欲狂欢，就是安于长期的夫妻生活。除了这两个极端，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不是他们所独有的。奥兰跟别的地方一样，由于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在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本城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死亡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恰当，还是说难受比较合适。生病总是不舒服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区，你若生了病就会得到援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任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人们的关怀，要有扶持，这是非常自然的。但在奥兰，为了适应残酷的气候、大量的生意经、枯燥无味的风景、短促的黄昏、娱乐的方法等，需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生病的人在哪里都会感到寂寞，更何况是将死的人。试想当全城的人都忙于在电话里或在咖啡馆里谈论着票据呀、提货单呀、现金呀等的同时，一个关闭在被烈日烤得噼里啪啦作响的重重墙头后面的将死病人该是什么情境？人们可以想象，即使是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一个非常干热的地方，当死神降临时将会带来何等煎熬的滋味！

这番情况介绍或许能使人对该城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虽然这样，这一切毕竟不应该过分局以夸张。值得一提的是该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样平庸无奇。但是一旦过习惯了也不难打发时间。既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是不难适应的，因此可以说一切都还算过得去。当然了，这样看来，这个城市的生活确实不太有趣。不过，这儿至少没有发生过什么祸乱，本城居民的直率、友好和勤奋常常赢得外来游人的理所当然的好评。这个没有风景、没有草木和没有灵魂的城市却给人们带来一种宁静的感觉，

最终会把人带进梦乡。不过，应该说句公道话，这个城市四周风景的美倒是无与伦比的，它处于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四周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前方是一个轮廓完美无瑕的海湾。令人遗憾的只是城市是背对着海湾建造的，因此若是不走上一段路是不会看到海的。

了解了上述这些情况，就不难觉得，这个城里的居民是从来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情——我们下面会看见——是此后一系列严重事件的预兆，而这一系列的事件也就是本书要描述的内容。这些事在某些人看来是并不奇怪的，而另一些人则觉得简直不可置信。但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思量这些矛盾的观点的。他的任务只不过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实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经关系到全体民众的生死，因而会有成千上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最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确实是真的，这时他就会说：“这件事的确发生了。”

再说，这件事的叙述人——到时候读者自然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巧合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量的证据，而且当时的情势使他本人也卷入了他要描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来从事这份工作的。正是在这种境况下，他才有机会冒充史学家的角色。不必说，一个史学家，即使他是业余的，也总是持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人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当其冲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才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够收集这篇报道中一切人物向他诉说的心里话；最终还有终于落入他手里的一些文字资料。他也可以在自己觉得需要时加以引证并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利用。并且他还可以……不过这段开场白和哗众取宠的话大概该到此为止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关于下述这件事的头几天的经过，还得说得仔细些才行。

2

四月十六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的时候，在楼梯口中间碰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不过是踢开了这个小动物，并没把它当一回事就走下楼了。可是当他走到了大街上，猛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便走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

老头儿的反应更让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来说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是在看门人看来，绝对是一件荒唐事。他断定这幢楼房里根本就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的确发现一只老鼠，而很可能是死老鼠。但这也徒劳，米歇尔丝毫都不动摇：楼房里不会有老鼠，这一只肯定是别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一定是个恶作剧。

那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走道中掏钥匙想上楼回家，忽然看到一只浑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走道的阴暗角落里爬了出来。它停顿了一下，像是要稳定身子，接着向医生跑过来，然后又停下来在原地转圈，同时又轻轻地嚎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巴，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医生仔细看了一眼就上楼了。

他那时想的并不是老鼠，而是这口鲜血勾起了他的牵挂。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老婆明天就要到山里疗养所去。他一到家就看见她照着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对旅途劳顿，事先做的准备。她笑着说：“我觉得不错。”

医生在床头灯的光亮下注视着她转过来对着他的脸庞。尽管她已经有三十岁了，而且又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永远同她少女时一样。也许是这一微笑使其他不足之处都消失殆尽了。

“能睡就快睡吧，护士十一点钟过来，我陪你们乘坐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亲吻了一下她那些许湿润的前额。她面带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次日是四月十七日，八点钟的时候，看门人在医生经过时截住了他，抱怨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走道里放了三只死老鼠。这些老鼠也许是用大型诱捕器抓住的，因为它们浑身都是血。看门人提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经站了一些时候，想等有人来的时候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的人自我暴露。然而并没有下文。

“行啊，这些坏家伙，”米歇尔说道，“我一定会把他们抓住的！”

里厄感觉迷惑不解，他决定从城市的外围地方开始他的出诊，他最贫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在那些区里的垃圾清理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笔直笔直的道路行驶的时候，掠过那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垃圾箱。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数，丢弃在菜叶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大概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个沿街的小屋子里，吃饭睡觉都在这个房间里。床上躺着病人。他是个面孔死板、满脸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满满两锅鹰嘴豆放在他身前。病人原来坐在病床上，医生进来的时候，他

把身子往后面一仰，想喘口气，然后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利哮喘。他老婆拿来一个面盆。

医生在给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它们出来了，您看到了吗？”

他老婆接着说：“不错，隔壁的人捡到了三只。”

老头儿搓搓双手又说：“它们跑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面都有，是饿坏了哪！”

里厄接着观察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议论老鼠的事。出诊之后，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跟他说：“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医生问他有没有看到别的老鼠。

“噢，没有，”看门人回答道，“你知道的，我看守在这里，量那些畜生也不敢来。”

里厄从电报中知晓，他母亲将于明天到来。她是因为儿媳要离家养病，所以来为儿子照看家务的。医生走进屋里，护士已经到了。里厄看到他的妻子站着，穿着清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好了。他笑着对她说：

“这个样子好，很好。”

过了一会，他们到达车站，他把她安置在卧铺车厢里。

她观察了一下车厢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不是吗？”

“这样，必须这样，”里厄说。

“关于那些老鼠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这事很奇怪，但是总会过去的。”

他接着快速地对她说，让她原谅，他本应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缺少关心了。她摇摇头，似乎叫他不要再往下说了。但是，他继续说：

“你回来的时候，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过了不久，她转过身去看窗外面。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你推我挤。火车的汽笛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叫了一下妻子的昵称，她回过身来，他见到她脸上挂满了泪水。

他轻声地说：“别这样。”

她含着泪水，重新露出笑容，但笑得很勉强。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再回到月台上，通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笑容。

“要好好保重啊！”他说。

不过她已听不见了。

里厄走近月台的出口地方，迎面看见预审推事奥东先生，手扶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不是出门去。奥东先生是个高个子，黑头发，样子一半像过去所说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一个阴森的运尸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洁地答道：

“我在等我的妻子，她是专程去看望我家属的。”

火车开始鸣笛了。

推事说道：“老鼠……”

里厄向着火车行驶的方向注意了一下，但又回头来向着出口处，说：

“老鼠吗？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时，唯一让他不能忘却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从那里经过，膀子下夹着一只装满了死老鼠的箱子。

同一天的下午，门诊刚开始，里厄接看到了一位青年人，据别人告诉他，这人是个新闻记者，早上已经过来了。他叫雷蒙·朗贝尔。这是一个身材中等，宽肩膀，神色果敢，双目明亮而聪颖的人。朗贝尔身穿运动衣样式的服装，看来生活富裕。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意图：他是受巴黎的一家有名报纸的托付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的，要找一些关于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跟他说，他们的卫生状况并不好。可是在进一步讨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能够据实报道。

“那是自然，”对方说。

“我是说您能详细地对这种情况进行指责吗？”

“全面？说实在的，不能。不过我认为这样的指责可能是没有依据的。”

里厄毫不慌张地说，这样的指责实际上大概是没有根据的。可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只不过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证明是否能做到直率而毫无保留。

“我可能接受无保留的证明，因此我不会提供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您的话完全同圣茹斯特^[1]如出一辙，”新闻记者笑着说。

[1] 茹斯特（1767—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里厄接着用平静的语气说，他对圣茹斯特很陌生，他讲的是一个对世界感觉厌倦的人的语言，但他热爱他的同类，因此，就他个人来说，绝不接受不公正的事情，也绝不迁就。朗贝尔蜷缩着脖子看着医生。

“我认为我理解您的话，”最后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医生把他送到说：

“谢谢您能这样考虑问题。”

朗贝尔有些不耐烦，说：“好，我懂得，请原谅我搅扰您。”

医生和他握手，告诉他现在市内发现很多死老鼠，关于这件事情，可能有不寻常的报告可写。

“哦！”朗贝尔叫了起来，“这件事我很感兴趣。”

下午五点，医生正要为另一些病人出诊，在楼梯上和一个年纪还相对轻的人擦肩而过，这个人外形厚实且肥头大耳，凹陷的脸颊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在这幢楼房最高一层的那些西班牙舞蹈家的家里，他之前见过这个人几次。这人的名字是让·塔鲁。他站在阶梯上，正正经经地吸着香烟，一边盯着脚旁一只即将死去的老鼠在做最后的挣扎。他抬起头来，灰色的双眼冷静地盯住医生，跟他打了一个招呼，然后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里厄说：“是的，可是这件事终究会令人厌恶的。”

“不完全是这种看法，医生，只是从一方面看是这样。我们不过是从没见过类似的事罢了。不过我对这事感兴趣，不错，非常感兴趣。”

塔鲁用手向后理了理头发，重新再来看那只老鼠，这会儿，它已动弹了。他向里厄笑道：

“总之，医生，这主要是看门人的责任。”

医生刚好看见看门人在楼房前面，背倚着门口附近的墙上，他那平时很精神的脸上显现出一副倦容。

里厄告诉看门人又发现了死老鼠，老米歇尔说：“是的，我知道，现在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但是在别的房子里情况也是这样的。”

他表情沮丧，显得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地用手擦着脖子。里厄问他身体如何。当然，看门人不能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他说只是觉得有些难受。根据他的观点，这是心理作用导致的。这些老鼠使他感觉到不安。要是再也看不到老鼠，一切都会大大好转。

可是次日早晨——那天是四月十八日，医生从车站接他母亲回家时发觉米歇尔的脸颊下陷得更厉害了。从地窖到楼顶，楼梯上大约有十来只死老鼠。邻居们的垃圾桶里也是满满的。医生的母亲知道了这事却不惊讶。她说：

“这类事情是常有的。”

她身体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显得很友好。

她说：“贝尔纳，见到你我很开心，这些老鼠根本影响不了我的情绪。”

医生赞成他母亲的话；的确，跟她在一起，什么事情总好像很轻松就能解决似的。

不过，里厄仍然打了一个电话给市镇灭鼠所。他知道那里的所长，问他是不是听到有大量老鼠死在露天这件事。梅西埃所长说他已经听说了，并且，在他那离开码头不远的所里就有人看见五十来只。只是，他不能肯定这情况是否严重。里厄也无法决定，不过他认为灭鼠所应该管一管。

梅西埃说：“对，只要有命令下来就行。如果你觉得真值得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要求上级下达命令。”

“绝对值得一做，”里厄说。

刚才他的女佣跟他说，在她丈夫就职的大工厂中，已经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城里的人开始担忧了。因为，从十八号起，从工厂和仓库中清理出了好几百只死老鼠。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将抽搐时间过长的老鼠杀死。同时，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到城市中心，凡是里厄医生所经之地，凡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成堆的老鼠被装在垃圾桶中，或一连串地浮在下水道里等待清除。晚报自那天开始抓住了这件事情，责问市政府是不是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怎样的紧急措施来对付这一令人作呕的现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但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想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商讨。灭鼠所命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之后，由该所派两辆车子运到垃圾焚化厂焚烧。

可是此后几天中，情况越发严重起来了，捡到的死老鼠数量不断增加，每天清早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从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批地跑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隐蔽的屋角里、地下室、地窖、阴沟等地方成群地爬出来，蹒跚地走到光亮处踌躇不前，在原地打几个转，最终就死在人的脚旁。到了夜晚，在过道中或巷子里都能够清晰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的惨叫声。在郊区的清晨，人们看到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嘴角上带着一小块血迹。有些已经肿胀腐烂，有些则直挺挺地伸展着四肢，毛须还直立着。在市区甚至能够在楼梯口或院子里见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还有的孤零零地死在市政大厅里，学校的露天操场上，有的还死在咖啡

馆的露天座位里面。使城里的人甚是惊讶的是在市区最热闹的地点也能看见它们。武器广场、林荫大道、海滨马路，一处接着一处惨遭污染。虽然人们一清早就把死老鼠清扫干净，不过它们在白天又越来越多地在市内现身。不少夜行者在人行道上走动时，脚下会踩到一只软绵绵的刚死没多久的老鼠。就好像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洁它的体液，让直到现在在它体内作祟的疮疖和脓血，跑到表面来发作。看一下我们这座小城市的惊讶心情吧！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它还是安安静静的，几天之内就混乱起来，就像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他那浓厚的鲜血忽然沸腾，造起反来。

事情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收集、提供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的机构）在义务广播消息中报道，仅仅在短短二十五日一天中搜集和烧毁的老鼠就达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这个数字让人对市内每天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它更恶化了人们的慌乱。在这之前，人们的心情不过是对一件令人作呕的偶然事件有所埋怨。如今发现这个尚不能确定其广度、又无法找到其根源的现象具有某些威胁性了。只有那个患有气喘病的西班牙老头儿仍然搓着手一遍又一遍地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他说话时显露出一副老年人兴致勃勃的表情。

到了四月二十八号这天，当情报资料局宣布搜集到八千只左右的死老鼠时，人们的担忧达到了顶峰。有人要求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人指责当局，还有些在海岸拥有房屋的人已经在讨论躲到哪里去的计划。到了第二天，当情报资料局宣告这个怪现象已忽然停止，灭鼠所收集到的死老鼠数量微不足道时，全城人们才松了口气。

不过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正在把汽车停放在屋子前面的时候，看见看门人正在从路的另一端费劲地走来，歪着脑袋，叉手叉脚地俨然像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搀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医生知道这位教士，跟他见过几面。他是帕纳卢神父，是一位博学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市内名望很高，即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冷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这样。医生等着他们进来。老米歇尔两眼泛光，呼吸很粗重。他觉得不太舒服，需要换换空气。可是他的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疼得厉害，强迫他往回走，并请求帕纳卢神父扶他一把。

“有几个肿块，”他跟医生说，“大概是因为我用力过度了。”

医生把胳膊伸出车门外，用手指四周按按米歇尔伸过来的脖颈底部，那里长着一种木头结一样的东西。

“去躺下来休息，量一量体温，下午我还会来看您。”

看门人走了之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父对于老鼠事件的看法。

“哦！这应该是一种瘟疫，”神父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眼露出一丝笑意。

吃了午餐之后，里厄正在重新查看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告他妻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老病人打电话请他来出诊。他是市政府的一个员工，长期以来患主动脉瓣狭窄的病症。因为他穷，里厄不收他的出诊费。

他在电话中说道：“对，是我，您还记得我。不过这次是别人。请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问题。”

他说话时声音很急迫。里厄先是想到看门人，可是决定晚一步去看他。过了几分钟以后，医生就来到了外围地区费代尔布大街上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大门，在那阴臭的楼梯上他碰见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员工，他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个五十多岁的人，黄色的短髭，高个子，有点驼背，狭肩膀，四肢比较瘦长。

他一边朝下走，一边对里厄说道：“他现在好点了，我本来觉得他完了。”

说着，他擦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见了用红粉笔写的一行字：“请进来，我上吊自杀了。”

他们走进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吊着，在下面是一张倒翻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经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悬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救了下来。”尽管他用的是最普通的语言，但好像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声响。我一看见门上写的字——应该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还觉得是开玩笑。但是他发出一声怪异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呻吟。”

他挠挠头又说：

“依我看，过程恐怕是非常痛苦的。当然，我闯进去了。”

他们打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前面是一间明亮可是陈设简陋的房间。一张铜床，上面躺着一个矮胖子。他费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盯着他们。医生止步不前。在这个人呼吸的空歇中，他似乎听到老鼠的吱吱叫声。可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因为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算太突然，脊椎没有断掉，当然，有点窒息难过。还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然后说过几天就没问题了。

那人带着呼吸非常困难的声音说道：“谢谢您啊，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不是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些许尴尬。

“没有，”他说道，“嗯，没有，我当时想最重要的是……”

里厄打断他的话，说：“当然，那么我去作报告。”

但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直起身子，一边抗拒着说他已经好了，没有什么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一点，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请您信任我，我有必要去通报一下。”

病人应了一声：“哦！”

然后他把身子往后一翻仰，开始哭了起来。格朗玩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些时候了，就在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科塔尔先生，您得清楚，别人会怪罪医生的。比方说您打算再干的话……”

科塔尔流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干了，又说这次仅仅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一点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道：

“知道啦，这个咱们不要谈了，过两三天我再过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跟格朗说：“今天晚上要注意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知道，不过我会亲自注意他的。”

格朗摇了摇头又说：

“跟您说，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了解，不管怎样，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刻意地看了一下阴暗的房屋角落，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不是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什么也不知道。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不过对本地区的传闻并没有十分在意。他说：

“我脑子里面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手告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探望一下看门人。

喊卖晚报的在大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消停的消息。可是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一半的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肚子上，另一只手圈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垃圾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一会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高达39.5℃，脖子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又肿又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个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慢慢扩大。他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受。

病人说：“发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要烧了我。”

沾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了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流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看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她问医生，“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是有可能的，现在一点也不能断定。到今晚为止，按照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一定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好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给他的同行里夏尔打电话，后者是城里最有权威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不，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炎症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是有的，有两个病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很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我们所说的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胡说，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着进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灼烧下，看门人撕心裂肺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经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就像木块似的坚硬。看门人的妻子简直急疯了。

“夜里面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赶紧来叫我。”

次日，四月三十日，天空是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煦微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阵从郊外吹来的花香。清晨街头的人声似乎比往常更加活泼，更加快乐。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全体居民从一周以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释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感觉，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心了，怀着轻松的情绪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里。病人早上的体温已经下降到38℃。他感觉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微笑着。

他老婆跟医生说：“医生，他现在好点了，是吗？”

“待会儿再看。”

但是到了中午，体温很快上升到40℃。病人不停说着胡话，又呕吐起来。脖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触碰，看门人似乎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外面。他的老婆坐在床脚边，两只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抓住病人的两只脚，眼睛看着里厄。

里厄说：“要不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给他进行特殊治疗。我现在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过来把他送去。”